

然習既成風恬不知痛敗俗傷化無重於此契勘係契丹遺風其在漢民斷不可訓理合禁止以厚薄俗外據除六無間貴賤多破錢物市一切帝作房室侍從車馬等儀物不惟生者虛費於死者實無所益亦乞一就禁止據此合行具呈

皇太子親政事狀

蓋聞武丁學于甘盤號殷高宗孝宣起於民間為漢令主以唐太宗視朝以子治觀政世宗東巡以允恭監國斯二君者豈特為元嗣廣聰明達民事而已蓋將正神明之器分夙夜之憂繫臣鄰之心慰億兆之望撫軍監國皆其事也而賈生亦云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恭惟燕王殿下春秋鼎盛教敬日隆今者守中

令領樞府然首居重器未嘗視事且古之聖人宜莫如舜尚歷試諸難用彰玄德以憚愚慮誠宜早正位號俾躬理庶務仰承黃屋之心俯署青宮之事如每歲春車駕巡幸上都燕王殿下居守陪京撫臨漢地握一府之樞控百辟之重俾睿智足臨日深治道又念方今聖天子以仁厚恭儉率先天下而繼體者於稼穡艱難之事又不可不知也不然沿邊將士自較閱以來上下負責不蒙自新雖欲功過相當將何所明若秋高馬肥奉將天威撫巡江漢以之頒犒祿秩赦宥過悞豈特旗幟壁壘精彩一新亦將作士氣遏蠻荆懷遠方安新附復有奮忠竭力建非常之功於目前者矣其爭先快觀謳歌慶幸倍於尋常萬

萬也又省記頃者太子合昔在先朝時已以位號之正判署教條親諭漢官茲非其事與能若是固磐石之基定天下之本計孰大於此者憚職分雖卑猥當言責國之大事敢冒敷陳

彈博州總管楊庭訓不之任狀

今體察到前博州路總管楊庭訓本官爰自宣州次官陞克河間路總管同知再考授博州路總管於今年七月內祇受宣命虎符克延安府總管朝廷恩私待以不薄不期錄連保狀輒自獻投以延安為下路欲難其行以少中為稍降妄攀別例一意徵求有虧廉節兼照得之官程限已有定例其楊庭訓自祇受以來經今四月有餘推延事故逗遛不行

恐臣子之分不當如此事屬非違合行糾劾

第二狀

近為延安路總管楊庭訓不赴任事已經具呈未蒙定奪切聞上臺照勘體察本官元行文卷意者豈謂憲司已有先行故遲遲其意却緣憚體訪此事前後月餘總方得實據本臺事理並不知會至於愚見偶與鈞意略同行之似不相妨緣元狀止彈本官為路小官降故違朝命八十餘日不行之官至於自投保狀曾不知愧即係彈章中引據事意本非正情設若在先亦有此等事體未嘗糾彈儻今後更有似此事同而情理深重者憚等合無其行與否據此合行載呈

論河南行省屯田子粒不實分收與民事狀
會驗河南行中書省咨該去歲屯田子粒一百萬石
內明談屯戶收分語句今體訪得止收到稻穀又馬
料粟通計約四十餘萬石其收分與民數目至今不
曾給付使失業之民二萬三千餘戶往返千里却於
住貫般易餼糧以供朝夕貧者至啗食草木陳告無
所以致往往逃竄至有舉屯全空者切惟屯田大計
當草創之際所宜務遠圖固根本開布恩信撫養新
集遵固予之道植久駐之基不務出此將上項子粒
公文明談除數實惠曾不及民使官食前言民有飢
色張虛數以邀上知顧小利而歛衆怨既非
國家之便又非持久成大功之遠略也其昧上虐下

是屬姦欺據此合行糾呈

論河南分作四路事狀

切見河南係邊防重地耕戰之大本所在今

國家用兵江漢開置屯田示其久駐非特取襄陽而
已為今之計宜分治撫養以實河南耕本為急照得
河南地方寬闊東西二千南北一千餘里跨州連郡
大小七十餘城軍民一十八萬戶雖不及往時實亡
金一國也今止設總府一道使都轄於上府治又處
北偏東南州郡半與南郡犬牙交入如唐鄧徐邳亳
潁等州去京近者五六百里少有緩急其簿書期會
往返交錯首尾相應動輒月餘不惟辦集生受其實
難以控制兼平時與多故事勢不同自攻守襄陽以

來轉輸調度百色所須取辦有司急於星火今而亦同止轄三兩州者張官置吏一體勾當縱彼人才固難負荷此特官府之難易耳所可慮者迤南屯田大復壞散往往避役至有舉屯全空者其患在不隸州府衆人耽悞無有專任責者故也又值蝗旱連年軍民困苦譬猶羣羊數萬被擾不安雖居牧地且乏水草又令一人看管放牧未見其安且便也以憚愚見合無將河南地面分作四路以歸德為一路而徐邳宿毫隸之以蔡州為一路而陳穎睢息隸之以鄧州為一路而申裕唐隸之以南京為一路而鈞許嵩汝鄭延隸之其選任官吏比之常調增加品秩庶勉勸事功人爭効用外據所該屯田地而其府官令兼帶

營田使職名於上提點勾當外三路所有屯田戶主常加存卹將彼此事情互相照料撫養其生業休息其困乏使一方軍民及居者屯者兩不失所方為稱職然後限以歲年責其成效以憑考較別議陞降如此庶得軍民兩安政成化理事無曠慢邊防之重地既安耕戰之大本又立以攻以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若貪外虐內置已有而不卹圖必爭之要害是猶荒膏腴之土不為耕稼而求不可治之石田切恐為鄰人之輕且笑也外據真定平陽兩路亦宜標撥州縣另立散府使直隸省部管領其於官民亦為兩便且免夫尾大不掉之虞得強幹弱枝之道矣據此合行具呈

論怯薛互加散官事狀

切惟自古殿庭之間內而近侍外而宿衛凡有職掌俱帶散階理無一槩白身領宮掖之事者今伏見朝廷一切侍從宿衛怯薛丹等官員多係功臣子孫及歷年深遠辛勤勞績人員據見掌職事就中固分輕重上下終是朝家未曾普覃加帶勳散階號使寵異其身名儻議而行在國家大為恩惠於臣子益勵忠勤且古人有言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階增則堂高是近臣榮顯則人主愈尊崇矣今後合無將內外一切近侍環衛等官據見掌職事依驗色目普加散官如龍虎標騎金吾奉輔 國昭安懷定明武將軍之官下至丞昭忠 尉之號更

定奪俸秩為一代新制所謂立制自近貴始昨聞集議官官服色是欲辨上下定民志也據散階事理誠宜先有定奪然後然後服色可議蓋服色因官品而定品由服色而顯也伏乞御史臺照詳

論收訪野史事狀

切惟古者修史雖野史傳聞不以人廢伏見

國家自中統二年立國史院令學士安藏收訪其事數年以來所得無幾蓋上自成吉思皇帝迄于

先帝以神武削平萬國中間事功不可殫紀近又聞國史院於亡金寶錄內採擇肇造事蹟豈非慮有遺忘歟然當其間從征諸人所在尚有旁求備訪所獲

必富不然此輩且老將何所聞合無榜示中外不以諸色等人曾扈從征進凡有記憶事實許所在條件或口為陳說及轉相傳聞事無巨細可以投獻者官給賞有差如此庶望人効衆美國就成書使鴻休盛烈晦而復明備見一代之史顧不盛欵

論品官懸帶弓箭事狀

切見國家往年禁斷弓箭事久弊生中間似有未盡者今體訪得軍戶幹脫弓手打捕回回等人皆得懸帶而外任三品至七品以下官員皆不許懸帶據上項官懸重則控制教州小則肅清百里其間懸佩符命赴任在官往返道路緩急有虞無寸刃隻矢以禦強暴是國家命官不若打捕等戶之有備也且此法

之行止能禁絕良民近年所在失事多係挾持弓箭馬賊其擅助賊威奪去民救莫此為甚據外任三品以下官員今後合無照依品官合得舊例定奪似為長便據此合行具呈

彈甲局首領官張經影占工役事狀

今體察得中都甲局首領官張外郎至元四年五年影占合造甲人匠劉仲禮私下取要工價鈔四十四兩伍錢却將本人合造甲數逐作柳令其餘人匠分造了當今就問得張外郎名經是實據此合行開坐糾呈

為驛程量事緩急給限事狀

切見隨路每歲差遣人員赴都如計稟公事押運差

發課程一切等物者既還心欲速得到家不問舖馬生受日行數站其馬匹不無走損倒死以憚愚見今後除軍情急速人員外其餘所差人員合無照依舊例量事緩急定立往回地程使各站出給關文於上分詞書寫日行站數依上走違仍令按察司體究違者治罪施行如此似望舖馬少有倒死站戶不致生受為典雇身良人限滿折庸事狀

切見在都貧難小民或因事故往往於有力之家典身為隸如長春一宮約三十餘人元約已滿無可償主致有父子夫婦出限數年身執賤役不能出離又有親生男女詭名典嫁其實貨賣此又大傷風化甚不可長其典雇身人如元限已滿無財可贖者今後

合無照依舊例令限外為始以日折庸准算元錢使之出離其或典數口內有身故者除其死者一分之價至於願求衣食者聽外據典價不實者乞嚴行禁止如此不致以久成俗而雇身者免轉良為賤混淆無別不然迷失門戶耽悞差役深為未便合行舉呈為不宜先浚新城壕塹事狀

切見隨路連年蝗旱百姓飢乏者衆今春首農務將作大興力役擬浚治新城壕塹不惟妨奪民時切恐轉致困弊合無伺候秋熟舉作似為未晚不然若從重論理合先築宮城正

宸極之位使內外有限以壯

皇居然後宮室可得而議據浚鑿壕塹工役似未宜

先行

為春水時預期告諭事狀

近知得河間路任丘縣南史却軍戶劉阿李為殘害海青事將本婦人處斷訖叅詳在先為鷹隼海青公事然省部欽奉

聖旨遍行隨路出榜省諭而農民愚戇月日深遠不無遺兼且海青飛舉動輒千里切恐遠方之人不知係是車駕飛放禽羽以憚愚見今後

御前鷹隼海青合無懸帶記驗如前朝牙牌之制每遇春秋飛放之時更令所司預期將一切禁忌違犯之事重行嚴切省諭使農民臨時又得曉然通知如此豈惟易避難犯亦不致悞有損害似為便當今後

設或復有違犯之人乞送有司照依扎撒斷罪施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五

為運司併入總管府選添官吏事狀

照得隨路總管府自至元元年止是管領民訟差稅而已以故總府州縣往往員數不備其或闕員去處多不補差今者已將運司所管酒稅醋稅倉庫院務工匠造作鷹房打捕金銀銅鐵丹粉錫碌茶場窰冶鹽竹等課并與魯諸軍盡行併入各路總管府通行節制管領比之在先職掌事務其煩冗增劇豈止數倍之上所賴用得其人員設必備方可辦集不然將來事有失悞不惟官吏枉被罪戾且以員數不敷為辭至於都轄上司歲終考課儻無成效切恐不得獨免言責以某愚見即日注擬總管官員理合精選材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五

為運司併入總管府選添官吏事狀

照得隨路總管府自至元元年止是管領民訟差稅而已以故總府州縣往往員數不備其或闕員去處多不補差今者已將運司所管酒稅醋稅倉庫院務工匠造作鷹房打捕金銀銅鐵丹粉錫碌茶場窰冶鹽竹等課并與魯諸軍盡行併入各路總管府通行節制管領比之在先職掌事務其煩冗增劇豈止數倍之上所賴用得其人員設必備方可辦集不然將來事有失悞不惟官吏枉被罪戾且以員數不敷為辭至於都轄上司歲終考課儻無成效切恐不得獨免言責以某愚見即日注擬總管官員理合精選材

望素重強幹有聞清慎明著之人使之統紀於上其
衰老罷輒不職素無政績者亦合體究得實量加黜
罰外據總管同知州同府尹以下官員驗部分大小
事務繁簡照依舊例添設員數如總府之治中散府
之推官上中州之觀察節判赤剌縣之特設丞簿是
也其府州司縣首領官吏亦合添設員數分掌案牘
失依上勾當如此庶望上下分職各率其屬
以治其政則民安事辦不致內外事務有所曠闕據
此合行具呈

論省部掾內選擇檢法官事狀

見設檢法官多取自州府司吏等人如刑
安某是也且刑部人命所繫法家自非

專門善於其事者察則過於深刻昧者不知所守輕
重高下鮮能適宜其或處心私徇唯法是玩尤為利
害兼照得檢法係八品正官亦無州府吏人既非才
選輒用補充者今後合無於省部令史內選擇知經
史明法律識政體明良公平之人者充似為相應合
行舉呈

為添設按察司八道事狀

切見四道按察司部內寬遠一出巡按動經半年往
返萬里不惟官吏生受其實艱于周察又體知得高
麗島夷小邦尚設按察八道今東寧府內屬鳳州等
郡縣乃一道也况堂堂十萬里之大國乎據見設四
道按察司每道合無添作兩道依上勾當實為便益

論起移懷孟路新民事狀

伏見懷孟新民二千戶大小一萬餘口今將差官分間起移前往中興路安置止恐因而別生事端然狂悖有言者特本管頭目三數人耳今以在官審實有狀罪之可也據中間事情恐小民或不預知兼此等俱係車駕渡河時軍前好投拜人戶前後恩恤十年一旦徙就遠地誠當念慮若萬一生事深繫利害且即日春首當國家布德施惠助長生之氣又蝗旱連年所在生受今者遷徙遠去不惟費用浩大經過州縣飲食供頓人兵防送必致搔擾其間更多猝難起移之事而老弱因流離道路困乏疾疫不無死損恐轉傷和氣又非來遠人之道也恭詳莫若分移使實近

襄州郡破散支黨列之編戶一隸有司管領甚為長便

論丞相史公位師保事狀

蓋聞崇德報功聖君之盛事尊賢敬老有國之常經伏見前中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史公其德望素高忠勤兩著比者朝廷以元老勲臣

累聖眷遇詔離重地時錫寵光蓋所以安老臣而崇德業也今史公年雖耳順精力未衰謀猷風采足以儀刑中外表正羣卿而坐鎮雅俗僉謂宜封公爵又聞將歸真定設若允俞不過角巾私第安榮一身耳伏念師保之列久曠其人合無奏聞使居斯位以備論思必能進盡忠言有所廣益也如此不獨養老乞

言之盡道抑以激勸人臣罄竭忠蓋之節天下幸甚
據此合行具呈

請明 國朝姓氏狀

蓋聞自古有國之君皆推原世系以明姓氏如軒轅
以有熊為氏帝堯以陶唐為氏夏以姒商以子周以
姬亡遼以耶律姓殘金以完顏姓是也伏惟
聖朝奄有區宇六十餘載際天所覆罔不臣屬而又
禮文制度粲然一新欽惟

國朝姓氏廣大徽赫遠降自天今輝潛未發無以啓
悟臣民視聽之願兼體知得有親散賜姓等氏誠宜
區別親疎使貴賤之間各有攸序然後詔告萬方使
如日麗天焜耀六合上以接千歲之統下以垂無疆

之偉蹟也憚職居言責細大之事似宜敷陳故愚慮
所及不敢少隱

請論定德運狀

蓋聞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應天革命推論五運以
明肇造之始如堯以火舜以土夏以金殷周以水木
王漢唐以火土王是也據亡金泰和初德運已定臘
名服色因之一新今

國家奄有區夏六十餘載而德運之事未嘗議及其
於大一統之道似為闕然何則蓋關係國體誠為重
大緣只今文治煇興肆

朝章制儀衛若德運不先定所王而車服旗幟之色
將何所尚矣合無奏聞令中書省與元老大臣及在

廷儒者推論講究而詳定之然後詔告萬方俾承天立極之序粲然明白實光揚祖烈貽厥子孫之永圖也憚謬當言列無以塞責重大之事敢冒昧敷陳

為中省兩部私使貼書事狀

切見中書省左右部所設掾史其員數足以分務俸給足以養廉又明注出身定擬資歷是國家以品官待人未嘗以胥吏相期也所望公勤精幹躬行所事今則不然私使貼書通知公務每房少者不下六七人官不係名私有形勢例皆掌案牘主裁決甚則至於關節導達開閉侍門泄露事機滋長奸弊私謁既行公道多廢近者制司偽貼事發此其驗也重念都省致治之源兩部天官之列建綱立極

所貴肅清以明庶務奈何使幼穉無知之人混淆錯雜紊煩官紀其為害弊孰甚於此若曰此等吏習而已事何預焉是中書兩省為童子吏習之所此尤不可甚者今者積弊有年曾不更張革去冗長欲望激濁揚清選擢計密抑吏權謹公道

帝載以之能熙期會至於不失不可得也又照得省劄行下州郡削減吏冗使有定員本謂省官不若省事省事不若省吏若此者捨本趨末欲清其流而反濁其本源也兼舊例私使貼書者律有明禁據中書省樞密院左右部及隨

朝衙門占恠貼書等人合行禁罷

為百官賀正未見私先相賀狀

伏見 國家修習朝儀漸有成法是将表儀萬國肅
正百官為一代之制兼 朝廷之上禮宜過肅
殿陛之間尊無二上今者百官賀正趨集
闕下未蒙 陛見私先拜賀謹呼雜還似失無二上
之義合無比奉朝儀以來誠飭百僚革此習俗庶令
官庭之間先致清肅若大禮一行隨即可觀不然限
以門闈令在內者不許私賀以將其肅敬之心亦禮
治之一端也

為 太廟薦新并前障塹垣事狀

伏見 國家建

宗廟奉 祖考歲時饗祭禮文昭備今職貢萬國方
物畢至惟薦新之禮尚闕而未行非所以交神明庶

孝思也又禮下公門式路馬况 太廟乎今廟宮正
門前障高塹據東西外門即神靈出游之道使內外
臣民經過者不知寅畏趨避為心又非致敬恭之道
按金制五品以上官過廟去傘屏人從疾過六品以
下並下車馬合無照依舊例遵行切詳二事違闕至
今誠有司之慢也

為春寒馬牛損傷課程帶納馬匹事狀

伏見上都路今春雪寒損傷馬牛數多其山東等處
災傷亦然切惟馬牛耕戰之本會驗明有條禁馬不
得駕拽車碾牛不得私下宰殺隨路有司奉行甚嚴
今京畿之間其牛馬非理用度甚者至於駝犁耕種
公然屠宰以為尋常茲有司之過也今後犯者宜加

重論罪庶幾民知畏避不致日有虛耗外據各路課程每季乞約量分數帶納全課馬匹有差就令本道總府官或次貳一員兼監牧職各每年終驗孳息數目考課能否而賞罰之亦漢武帝二千石兼馬政之制也儻議而行上供

天子之六廐下備征進之大舉一旦果用足以收良壯而振兵威比之倉猝和買或藉取民間不惟人不被擾抑以減省國用力不勞而辦矣據此合行舉呈

論監司簽事職劇祿薄狀

伏念官守有常而事分繁簡時制雖寬祿隨品給惟其加優則心顯心顯則事理蓋廉於處已而免喪節之恥勤於按部而無苟且之虞切見按察司簽事係

隨朝正五品官執掌既繁部分寬遠如刷磨案牘審鞫刑獄糾正官邪肅清風化勸課農桑體究一切公事終歲驅馳不離鞍馬其在山北尤為匪易今月給俸值止三十貫文實為鮮薄似難養廉近體訪得隨路勸農使副定為從五從六資品又所任之事止勸課而已其品從高下事為繁簡俱與簽事不同今者祿秩爭懸反加一倍合無比附約量添支使勸來者以勉事功據此合行舉呈

用曆日銀修 祖廷 孔廟事狀

切見 聖朝修崇嶽祠緣為國家鎮山與民祈福而宣聖三綱五常之本君臣父子以之而生成者也其祖廷殿宇至於闕然及諸故典皆歷代有國者所係

增修又會驗

哈罕皇帝聖旨節該諸路曆日銀一半修宣聖廟據東平益都兩路盡數分付襲封修完曲阜本廟合無欽依 先朝聖訓將隨路及山東兩路銀數併修祖廷正廟就用洒掃戶以供力役可不勞而辦如此不惟善繼祖宗之志抑亦尊崇之盛典也

論關陝事宜狀

切見京兆乃關陝重鎮其居民大半南驅放良歸順等戶兼地負山險其義難等峪口皆係南賊出沒道徑如前年深入華嚴殺掠人民幾犯城郭茲蓋腹心有應然也又如已獲平陽陳丑勞并本處李顏等詳其事情正以狃彼前習故勾連內外謀叛歸宗皆其

事也體訪得東連鄭縣西踰義峪其間多有四方作過避罪逋逃無名等戶聚散山林間十百為群彼負罪避匿不獲自新小則聚而草切侵害良民重則結連外郡窺伺間便何所不至其陝西官府雖嚮奉聖旨節文將放良析居交叅等戶今所在招刷未聞實效况目今蝗旱如此流民不安其行府與總府宜專一選差有幹局官屬多方用心出榜招集懷以恩信使出離山林安撫存卹限以三年免徵差賦能此既喜從新又獲其所則前日反仄之心不測之擾可以永絕矣若因循姑息視為細微上下蔽匿切恐因而別生事機如華州官司明知如此數百餘戶不行申報私下隱匿取斂差發足見奉行滅裂不為盡心

曾無實效之明驗也若曰金商已成茲不復慮消患未萌古人深戒又照得本路總管已闕三年雖有一二次官望輕地微恐難鎮服是則分陝之任未得其人誠不可緩也宜早為遴選材德威望素著足以鎮撫軍民者以膺重寄庶幾秦隴之間弊政一新狂妄消弭其元元之民感念恩德知朝廷雖遠其憂民慮患深至如此孰不慶幸是天下一臂大得安全矣

曹州禹城縣隸側近州郡事狀

切見曹州所轄禹城縣去本州七百餘里其親管并投下約四千餘戶一歲之間事為不少如科撥催徵打算勾集及軍馬詞訟申稟一切事理人吏往還一

千四百餘里其於難易不較可知若官得其人政平訟理民受其賜苟非其人恃賴上司寫遠不復聞知凡有剖決鮮不徇情直行其或枉錯使無力小民卒不能上訴有受臣而已今照得本投下和斜拜荅漢止係千戶功臣之家不同諸王公主駙馬等族人合無將五戶絲依例分付本投下外據縣司一切事理就令側近州府節制照管官民似為兩便其濟州亦撥到平陰縣五百戶亦請一體定奪施行

為完顏投魯訛欺誑事狀

近見在都咸寧坊人戶完顏投魯訛告稱耶律丞相於本宅地虛暗井眼內藏課銀五百餘定既而翻掘一無所見切詳京師風化之原政令之本一旦信從

小民狂妄至欺誑省堂侵誣大臣動擾人衆指無為有傲倖萬一舉云此風漸不可長兼白晝都城監臨發掘似非平時之事其投魯訛若不痛加懲誡以勵其餘切恐小民因緣別生發端

請百官上

尊號事狀

蓋聞古者天子臨御日久功德昭著百官表上徽號至於再三鴻惟聖天子登極以來神功聖德不可殫紀今者宜請中書省恭率內外百司奉表具上

尊號以聞

視朝奏事有常限狀

切以天下之事日有萬機事重而當即行者必須取旨 聖裁宜恭請

皇帝陛下自非歲時巡幸於端居兩宮之時視朝進奏定立常限非惟庶事康理亦使臣下不致稽緩

請建臺閣圖功臣肖像狀

昔兩漢之麒麟雲臺唐金之凌煙衍慶皆所以褒獎忠義激勸一時切見 國朝開創以來謀臣猛將勲德顯著者甚多合無建立臺閣圖繪肖像不然則使歲時配享廟庭非惟存沒獲寵亦一代之盛事也

立襲封衍聖公事狀

伏見歷代尊禮孔聖世有襲封以奉祀事會驗國朝自壬辰年間欽奉

聖旨於南京取到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赴
闕令襲封於魯自元措之後嗣襲遂闕歲時主祀止
令曲阜令沿承權祀事甚非大宗主祭之義我
國家尊師重道焜耀百代三教九流莫不崇奉豈惜
一人爵祿而不議封建蓋未有舉行者合無聞奏明
考族譜令宗親推其賢而有文者襲其封爵俾奉祀
事以明天下風俗之本實聖代殊常之盛典也

為教孔顏孟子孫事狀

伏見 國朝尊師重道德及後裔其孔顏孟子孫故
往者特設教官使之養育比年以來不聞一人有學
業問望者雖親炙祖庭其淵源聞見終是寡陋今後
有無選三家德性頗明俊者使入京師國學令學士

等官教育庶幾有成以昭先世之德

史丞相封公爵事狀

切見丞相史公係四朝勳臣今雖引年宜加公爵給
其半祿時加體貌以備顧問合無更依舊典每十日
一至中省平章軍國重事不然使卧護諸將規取荆
襄亦周宣王唐憲宗之舉也

請禁止異樣服色事狀

切惟衣服之制本以別貴賤定尊卑故歷代相沿各
有定制今民間以侈靡相高雖工商皂隸皆得衣被
金繡龍鳳衣物以致貴賤混淆無以差別今
國家以儉德化下服服不衷反為妖災今後合無將
一切金繡異樣衣物除令得服用外自餘即聽與鞅

等事一體嚴行禁止亦辨上下定民志之大端也
論節婦雷姑狀

今體訪到京兆府三白渠副使郭時中妻雷氏係前
監察御史雷晞顏女自三十一歲夫郭身故雷止生
女子一人長已適元氏經今十有六年窮居守志誓
死靡它真順堅確殊有父風宗族稱賢鄉閭服化在
雷門善繼先聲居郭氏實為節婦理宜旌表風勵多
方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

史丞相子格合任用狀

伏念崇德報功聖王之盛事推賢繼世有國之常經
切見前中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史公中朝元老累世
勲臣夙夜奉公小心翼翼而又忠孝傳家險夷一節

今行年七十揔戎湘漢御將籌邊衝冒矢石瘴烟暑
雨偃薄侵凌內懷未効之憂外愾敵王之寇用是憂
勞日增哀疾伏惟

朝廷憫其如此故屢頒

宣賜式慰老懷先之以

御醪藥餌繼之以

內廐乘騾其為

恩寵固已隆重然史氏一門諸子振振未蒙擢用今
者魯蔡二公之後內外分任各有其人豈期柱石之
元臣未覩簪纓之嗣子據嫡長子格天姿高明達於
為政前任衛州節使已有能聲後從西征多歷艱險
合無依例任用置彼周行不惟慰史公之心於垂老

之年抑亦激忠風於當代也據此合行舉呈

秋澗先生文集大全卷第八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六

烏臺筆補

廉平章廉能合復用狀



蓋聞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論也伏見
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忠誠衛社孝友名家久侍禁
闈常深委仗而又疾惡如讎進賢若渴爰自中統初
年奉將天威仗鉞陝右其奮不顧身弭伏禍亂致
寬西顧之憂而謀猷忠壯蓋素所蓄積也及歸治裝
琴書之外一無長物可謂廉矣既而平章中省前後
七年益勵忠貞之節殊深端揆之方其於贊襄不為
無補邇者罷政就列祇緣新制不聞過愆今也未及
踰年臥病數月生理蕭然恬焉自若雖斛律光之忠

亮無他魏高允之清苦自守無以過此誠清白之相
乃有為之材也今年方強仕似未宜置之散地使後
事功方今川蜀未得其人襄陽旅拒不下儻起而用
之使當一面必能收取實効不效則治某以冒妄之
罪誠所甘心焉

乞尚書柴楨北還事狀

切見雲南王府衛行六部尚書柴楨賦性良能為
人簡重嚮恇西曹殊深雅望久承簡在之恩宜處腹
心之地自居大理將及五年今體訪得王府既還
無所事事至於彼方上設宣撫下有管民等官仰賴
天威足以鎮撫其柴楨等一行官吏廿餘人似不宜
久置遐荒坐老志節使智能之士不得樹功業於明

時誠可惜也近又於奉使張廷珍處問知本官身雖
無恙鬚髮盡白乃心王室無日不在興言未竟涕
泗交零中外聞者莫不慨嘆昔班定遠哀請臣不敢
望到酒泉得生入玉關足矣古今雖殊其於臣子戀
闕之心一也兼楨母在堂年逾八十使母子形影相
弔於萬里之外又可憫也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如楨者倘蒙矜憫詔賜北還
如是豈獨不遺材於絕域抑使忠孝之道得兩全于
君親亦激勸臣子之一端也

論高明奔母喪事狀

今體訪得戶部員外郎高明為母訃至已經詣告未
蒙明降輒即奔赴致省堂怪責遂差官馳海青馬前

去追鎖似欲以違錯加罪為此參詳得若以公廢私
純孝之人難以存處若因孝獲罪使為人子者聞父
母之喪皆不敢奔赴是有司教人以不孝何以法為
唯其兩者之間未有定例使澆薄之徒轉無顧忌孝
行之士愈惑所守照得舊例斬齊三年者並聽解官
其品官任流外職及吏員司吏諸局分承應人遭喪
卒哭百日令復職願終制者聽聞喪者並聽奔赴今
凡諸職官遭父母之喪其有告詣奔赴及願終制者
如抑而不從恐傷孝子之心伏乞省部比及通行定
奪已來合無量職務繁簡權宜定制或以卒哭為期
或見新月復職外據自願解官終制之人一從所請
兼憲臺以肅清風俗為首務而古者明王以要道治

天下無重於此據此合行具呈

彈周咬兒羅魏子等事狀

伏見近緣災異截斷囚徒所以詳刑用回和氣故選
差朝官宣明至意審理冤滯惟恤惟欽期於允當今
體得其人處心殘忍恃法亂行以重為輕當出復入
如滑州周咬兒打死馬大事詳其造意止緣將妻枉
道慮有非為曾不詳審

詔條輒以圖財論殺又驅奴孫佛寶并妻羅魏子於
淇州郭家店內同謀親手將本使王二殺死雖佛寶
在逃未獲其追會准服已是完備自合依奉

詔條斟酌舊例不分首從論決却將羅魏子同雜犯
決訖止四十七下分付本家收管竊詳二事既垂

寬大之恩尤先重輕之義足見處心邪枉悖法亂行
非惟反戾天地之和氣使魂寃魄苦生死兩傷胡可
追悔據逐節事理大屬違枉合行彈劾乞依法論罪
以慰死者

論左丞許公退位奏狀

臣聞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
而不雨也伏惟中書省禮樂刑政紀綱號令之所出
誠朝廷之大柄中外之繫望也丞轄之位不宜用
非其人使曠天職伏見左丞許公衡師心大學養氣
至剛獨立危言清苦自守挺然有蹇蹇匪躬之操方
之古人不可多得且自立中省迄今十有二年前後
相臣如衡竭盡者多矣未若許之切直敢言不以榮

貴為心者本官正以遭不世之遇當有為之時十餘
年間恩禮隆重爰自布衣擢置相位計其初心有盡
瘁報國而已然自輔政以來雖中間有所建明未聞
以次施行者以為處任重責深之地無涓埃補報之
功夙夜思惟自慙焉用是憂惶疾日增劇今者恐久
妨賢路故卧病不出哀懇求退至于再三揆度其情
恐不特血氣為病耳伏惟

皇帝陛下聖智天臨明燭萬里求治之心亟若飢渴
一旦得臣如此夫復何求且君聖則臣直虎嘯則風
冽氣所感召理之固然若是則國家之福天下之
幸也如左丞許公者伏乞時加體貌置彼論思庶使
展盡底蘊以答恩私其於謀主體斷國論必能進

盡忠言有所廣益以慰中外之望誠未宜聽其去位以塞忠諫之路也臣職當言責觸冒忌諱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司獄官合行條理事狀

伏見此者隨路設置司獄官三十餘員其品與祿不為微薄足見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之至意也又照得省部即以五事考課親民官政治能否獨不見降到獄官合行條件切恐中間不為用心勾當有名無實緣狂狷之間人命所繫若未經鞫問及抵法以前或因病失所非理死傷者其間縱有寬濫當宥之人胡可追悔此與殺之何殊檢會故典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今繫囚或以笞掠及飢寒瘦死獄中

者朕甚痛焉其令郡國歲上繫囚若笞掠及瘦死者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今卑職忝詳隨路輕重罪囚一歲中常不下有五七百人且冬夏二季又為苦月其或溫涼失所飲食非時藥不當病非理死傷者固亦不少今獄官雖備恐只以無合行條令罔知所恤不過囹圄約束卒吏無致疎虞而已如此是與朝廷矜恤至意大相乖違徒月費俸鈔養閒人資歷也此與不設何異以某愚見今後兩省宜酌古準今講究獄官合行條件使知所守定為格例付下各路施行如本官任滿日仰總管府以憑考較優劣復令按察司體察相同申臺呈省用之陞黜以表能否庶望獄官任內盡心勾當不致非理囚禁因循損傷人

命上以副

朝廷哀矜至意下以感召陰陽之和以消災螽之氣亦 聖代善政之一端也外據因糧暨藥燒燒窠簞等物所在官司須管按月依例給付却不得因而致有闕乏據此合行具呈

太廟行禮早晏事狀

切惟祭禮以嚴敬為主兼質明行事清朝而徹古今之通禮也伏見今歲 太宮大祀自十七日夜二更以來行禮至明日辰時方纔罷徹計其漏刻幾于一日以致老者不勝其疲壯者委頓于地所謂有司跛倚臨事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因倦怠而不存于中矣且祭而忘敬鐘鼓玉帛似為虛陳彼執事者却

因怠失儀從而得罪是又不可甚矣叅詳合無將現行禮文令尚書禮部與太常寺官重行講議中間節文輕重升降遲速因仍損益使各得攸宜以新一代之典永為定例則禮容精意兩有餘裕顧不盛歟據此合行具呈

乞權免大名等路今秋帶納中都遠倉脚錢糧事狀

切見大名彰德衛輝懷孟等路蝗旱連年闕食者衆替替告困至今不絕即日又令五路百姓起運官糧十萬餘石限十一月中赴新城交納每石雖官支脚價貳兩貳錢其實難以繳計據各路所談糧數官司盡行椿配民間轉令僱脚搬載今體訪得每石不下

五兩有餘方纔可運一石兼大河以南千里蕭條人
煙斷絕人牛車仗冬月寒苦至於餓殍芻料又須負
戴往返三千餘里其間生受姑置不問而近倉稅石
及帶納中都遠倉脚錢糧數亦以常例三限管得依
期開納如此督迫人難何以聊生叅詳上項事理除
官支脚錢外每石百姓又費二兩有餘今畧舉大名
現運四萬五千餘石扣算據百姓餘外所費二兩之
數且談米兩石為率是使百姓已納十三萬石到官
比附本路遠倉脚錢糧數四萬九千餘石已出一倍
之上今者更要百姓帶納之數委是重併以某愚見
合無將今歲五路帶納遠倉脚錢稅糧權行蠲免外
據近倉稅石更為寬轉限次送納且令百姓併力以

供新城陸運庶優於辦集且兵法有云國之貧於師
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由此而觀當國計者誠宜
深思遠慮念遠輸之勞傷百姓之困使民力有餘不
致展轉告損貧乏似為便當

舉崔國華克省掾狀

切見樞密院前官吏人等往往以貪墨敗黜其令史
崔國華者練習吏事通曉譯言既慎所守又以能聞
自照副來隨房例有違錯而國華無一事經問者其掌
行簿牘精詳舉皆可觀切詳身居吏職能自振潔夙
夜在公罔累所舉史丞相保理宜加異以勸方來合無將
崔國華轉補省掾儻試諸難可收實效非唯於廉污
之間黜陟並行抑亦明公道而勉事功也

論明經保舉等科目狀

今體訪尚書省批送禮部同翰林院官講議科舉事
省儼將詞賦罷黜止用經義明經等科其舉子須品
官保舉之人然後許試夫如是恐事出非常中外失
望切惟科舉之法上自隋唐迄于宋金數百年之間
千萬人之衆講究亦云詳矣如餘科或廢獨賦義策
論取士而不去者蓋以經史道備格律精當至公無
私而又可常故也故前人目為將相科如宋之韓范
歐富金之高石侯晉皆其選也其保舉在宋諸公雖
曾建議令官舉歲貢以三百年尚文之世尚莫能行
况權輿於今日乎叅詳若依上項所擬將見公道掃
地關節大行上下成風相率諛偽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矣且品流之人若果實人材雖出一切科目不害
為通使特達之士何獨詞賦無益於學者治道哉至
明經設科正使天下之人舍精就簡去難從易不出
手抄義疏口誦集解心熟箋註其規模不出帖經口
試殆童子答黜義之法耳至有兀兀窮年白首一經
餘不暇及者必欲絕去箋疏斷以己意使微辭奧義
超越于道學諸儒之上亦已難矣由是而觀反不若
賦義之淹貫經史扣擊諸子詞理文采兼備之為愈
也故唐人有進士百一二明經十二三之謬宋人亦
云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足見經生為易而進士
為貴為難矣此王安石之所以創經義而革明經之
輕且泛也外據保舉等事論者不過士不官舉雖盜

賊倡優皆得舉進士則賢不肯混濁無以別矣曾不
念亡金舉法如十惡倡優奸盜克吏犯賊至徒等人
明有結罪條理儻舉而行加其詳密可也不然則草
野遺賢閭閻寒士將終身陸沉不復進用於明時矣
且以故事考之又有益可慮者昔唐楊國忠子楊暄
舉明經科學術荒陋文不中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
國忠權勢遣其子先白國忠云即君所試不中程文
然亦不敢落也又楊汝士與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
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
不預焉及第者裴度之子李宗閔之壻楊汝士之弟
或曰今歲取士不公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
上命王起覆試果黜十餘人貶錢徽宗閔汝士由是

而觀其明經保舉亦有未便於時者茲非明驗歟以
某愚見其詞賦宜公然集議不可遽去其保舉之法
恐行不克終徒為紛紜之變耳當今之務惟以多得
人材以備任用為急據科目之先後人材之速得已
經具呈

建國號事狀

伏見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肯建國號以明肇基之
始方今元雖紀而號未立蓋未有舉行之者是大闕
然欽惟

聖朝統接三五以堂堂數萬里之區宇垂六十年大
號未立何以威仰萬方昭示後世愚以為國之稱
宜下公卿大臣及五品以上官集議 闕下則天下

幸甚

彈西夏中興路按察使高智耀不當狀
切惟按察司所行輕則彈劾奸邪重則抑按暴亂為
使者務要剛明知體臨事有為故風采所加百城震
肅今體得西夏中興路提刑按察兼勸農使高智耀
資性罷軟不聞有為事佛敬僧乃其所樂迹其心行
一有髮僧耳既乏風憲之材難處搏擊之任兼河西
土俗大半僧祇初聞智耀來官已為望風輕易故理
任以來所行淹沮畧不見悼欲望宣明教化問民疾
苦鎮靜一道難矣哉如近者習良和尚等事此其驗
也合無別選材能以代厥職不然雖復別有區處既
非其人恐終不能震疊不惟虧損 朝廷威重使五

郡冤抑之民一經赴愬彼強暴者加怨前時而平民
轉罹殃咎其或使之強為因而別生事端尤為未便
叅詳至此擇人而代似不宜緩據此合行糾呈

論立睦親事狀

書云平章百姓以親九族此帝堯致治之先務也今
國家聖子神孫碩大蕃衍維城維藩固若磐石宜請
立睦親府選懿親中 尊王之賢重者一人判大宗
正事使之敦睦宗屬奉承王命庶幾於變時雍民德
歸厚矣

論屯田五利事狀

南北之勢我可以取彼此必然之理也然餽餉轉輸
古無良法正有屯田待以歲月為古今上策耳

朝廷往年已曾施行不數年積穀幾至百萬若行至
於今其利有不勝計者蓋兵食足民無轉輸之勞邊
有備官無和糶之弊兼自古議征不庭莫不留兵在
田而後收必勝之道今者宋人出沒不時止恃山林
阻隘深非云深入如涉虛境今者如復令邊民分地雜
耕上自鈞化下至蔡息不數年剪去荒惡蕩為耕野
一利也民則什什伍伍相望三時種藝甲兵在旁彼
欲內寇野戰實非所長復欲伺便鼠竊又無潛伏出
入之便而復嚴烽燧謹斥堠少有警急我則收合餘
力據守要害而似前日之寇盜不可得矣彼縱來寇
如獸處平野獵者蹙而殺之獲之無不利矣二利也
至於我軍征進適當農隙丁力有餘者許隨大軍入

討所獲悉付本人是民因私利勇於公聞三利也又
令向裏一切蒙古奧魯亦編間民屯使之雜耕不惟
調習水土可使久居且免每歲疲於奔命之役四利
也不數年根勢深固使奧魯軍人倒營南下近則雜
兩淮之間遠則抵大江之北所謂長江之險我與共
之矣五利也合無將河南舊有屯田戶計及一切沿
邊之民盡折絲銀使之輸穀其屯事於山川出沒要
害去處首為耕墾官給牛畜自辦農具其條法且一
依經畧司元行然後選近侍為大司農官及內設屯
田郎中員外專領其事使通其奏請趣其應副歲時
令按察司或督軍御史按行屯所察其成否而賞罰
之不數年田事可成坐收必勝之道矣

論百官集議事狀

朝廷大事有疑似未決者當下百官集議漢故事置大夫專掌議論自兩府大臣博士以下皆得預議以伸已見不嫌以卑抗尊既盡其衆之所欲言然後附以人主之獨斷此漢之集議有公天下之意也方今品式未完法制未定事有可行而疑似者宜遵漢故事五品以上官集議

闕下各具所見以聞

論宰相兼判兩部事狀

今者吏刑二部官備吏其專一分治是朝廷委任既專且重切見比年以來選法不定刑名無章黜陟遠近多徇私情輕重死生致傷和氣宜考

定新制使宰相兼判兩部以責成效

論立群牧所事狀

伏見古者將帥以大司馬為官蓋兵以馬為本今冀土雖馬之所出然國朝馬政未遑修舉臺皂隸皆得乘騎駕車拽碾無不驅用一歲之中消耗不少往年雖有禁令旋復寬弛甚非強兵之道也宜養之有素立群牧官略取唐制以定牧產之法再嚴先禁用壯兵威

論官買輝竹事狀

切見衛輝路民竹緣三十年前百姓培養以至今日俱係軍民站戶倚當差兼已亦數重宣課近年官定四六抽分其實中半裹者園戶艱難雖蒙上司定

奪經今二年未獲明降其竹園斫伐不時往往枯死
若以竹論通合官拘如曰物力與桑麻無異又與懷
孟事體不同據園畝不過四十餘頃宜買屬官竹使
民無永業之思官有通行之利亦便民之一端也

論塞絕沁水事狀

切見今年雨水稍作黃沁北泛決壞武涉縣壩閘北
與御河合流淇門以下槽岸低狹不能吞伏幸不為
患兼今日隄防未修價值雨潦大作自衛以東非惟
漂沒田廬鹽場所在有大可慮者以某愚見將元修
閘堰宜塞絕之使無後患嘗聞衛土人云金大定二
十七年黃沁北泛渰沒州城水至浮圖定一級此先
事之驗也

論范陽種麥事狀

切見附京地寒不可以麥而歲用不啻數千萬斛止
仰御河上下商販以資京畿今范陽去都百里而遠
土風宜麥與稻比之秋田宜令倍種外據荒閒冒占
復許諸人開耕驗頃畝免地租三年及減半力役亦
完實內地之道也如關中古無麥今盛於天下者蓋
自武帝始也其種稻事昔北齊皇建中平州刺史嵇
暉建議開督元舊陂歲收稻數十萬石北境賴以周
贍此其驗也督元地在新野縣界

論大作水軍事狀

征進舟師固未嘗闕然可大作一軍召募兩淮黃河
上下等人并南人歸順者兼用其力船艦一依宋法

精選大將使之專習水戰建以龍驤樓船之號歲師出水陸並進亦多方悞之之法漢武發會稽歐之策也內則浚太液池造為輕舟令武衛軍不時練習又武帝伐西域而鑿昆明池魏祖之征荆吳許西湖是也

論削去科帖俸名

民間科帖標注俸鈔且賦稅從古有之必歛之以給祿養是思出於上今者名之科帖曰此官也是民自以祿食廩給非出國家公養大恩宜令削去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論撫治川蜀事狀

宋人以川蜀號為左臂謂其控制荆湖上流恃

所重者迄今奄有垂五十年殆天之所以資國朝也此年以來雖行臺院然未聞境土外拓戶口內增蓋經畧撫治未得其人故也以某愚見若有能招集流亡和誘諸羗訓農積穀通商惠工興起便利撫存遺黎文武才幹忠義方畧者擢以不次許於要害城邑令一切從便行事自非邊城可並者併其差稅課程權擱三年行有實効使世守其土外據諸蠻君長如能率衆內徙亦仰依上施行軍前擄獲生口不許贖賣將有夫婦及男女成丁者配合作戶官為給田每稅量納本主稅石如此待以歲月完實富庶以俟他日順流東行之舉猶愈守駐寨柵崎嶇山谷間徒費錢糧終無所益取困弊而已

論普加諸王爵號事狀

古者封爵或以土地或以勲賢然往往選領不有其土未若我朝天恩曠蕩均同雨露實有其封以供湯沐其未加王號者合無推恩普議及依制頒降印綬使名實兩全以篤親親之義

論戰士有功遷加官賞事狀

士須以氣作氣因利以銳而官爵者國家之厚利也故以加級奏遷使兼今後軍前一切戰克敵有功者合無驗所獲首級用誥勅遷加散官以作士氣

論西川軍役事狀

西川軍人俱係小東河北山後戶計逐年取要氣力往返五千餘里比至屯所鮮不困乏求其精銳不可

得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近聞平灤軍人已蒙替罷至於其餘軍戶合無一體定奪亦同仁一視之義也

論禁庸醫事狀

國家以民為本五福以壽為先今民間庸醫及僧道等人妄行鍼藥民愚無知一旦委命於手至有父殺子前子歿于後終不覺悟是庸醫者猛於苛政也以其愚見除係官名家者流餘者宜漸行禁止記曰鑿不三世不服其藥此之謂也

論監選典故事狀

監選故事吏部將受除員數及擬定州縣名職單目付之監察本官但憑數臨視而已若中間或有資歷

先後品從高下及不應等事許本官陳告御史即推
究根因與之改正今者監選合無依舊例施行付之
吏部以為定式

論置官吏空行簿

天下重事無重於州縣得人果得其人臺司何憂不
清州縣何憂不治今按察司既立請中書吏部具
州縣官吏見任姓名為空行簿所至州縣先暗行體
察然後遍見官吏一一詢考政績得其公廉勤幹者
明注實狀於簿其衰老無能顯有不治之迹者以朱
書書之又有雖是常才能專長一事亦以朱書書之
其中有中人之才雖別無奇效亦不至敗闕者以墨書
書之還臺具奏以聞然後付之吏部使陞斥補充之

際可以坐見羣吏賢愚能否不遺一人則天下之才
昭然可得已

論益都括出新戶事狀

益都路括出新戶不下萬計俱係貧難老疾分房區
丁攢合作戶今秋又值水災比之他路重致苦乏若
向前科差必避匿遠竄不幸更值災傷轉展流死別
生事端非國家之利也以其愚見宜令按察司從
實檢覆果堪戶計尤宜存恤其不成戶者並聽作貧
難收係似為安便

論品官得上封事狀

五品以上文資官如遇赴闕授除據所管路分內
有利病當興除者得上封事以聞其條件大不過三

小者五事而已正本上中書省副則呈御史臺庶望
下情得以上通而無壅滯之蔽非唯稍見人材優劣
亦且知任內有無盡心勾當

論立國子學事狀

切見 朝廷選近臣子孫聰明者付之省部嫻習政
務或授之儒生講誦書史有無立國子學使學士院
官及選通達政務一人專領其事

論嚴禁奸細事狀

方今宋人規畫止是內嚴城守外用偵謀遂得事情
預為備禦故師出不能大有利益以某愚見急當禁
絕 人入境將沿邊地面令軍官上下分掌不時巡
邏萬一透漏其當該人員同知情治罪

舉關仲修事狀

銓選刑名最為重事先為選法未詳已擬丁某充員
外郎勾當其刑部亦宜選用舊人整理審定切見在
都關某係前朝刑部令史練明法律通達書史年德
俱高宜蒙錄用不然取宋故事立審刑院使掌理其
事

論交叅戶土着事狀

交叅漫散戶計本管上司差設權府提領招撫總把
之類另行管領中間不無侵擾使失業貧民轉致困
敝今後似此戶計合無令見任官司收係上着元籍
路分推送除豁

論立聘財事狀

男女居室人倫之大者也。比年以來，聘取無法，妻增財幣，使貧家夫娶，嫁之時，今後合無酌。古準今定，立常數，庶望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春旱請祈雨事狀

古者龍星見而雩，雩者四月禱雨之祭也。即目已，是立夏氣序，乖和暑炎，驟作今體，訪得自彰德迤北，至于大都，去冬無雪，經春不雨，二麥已枯，春種未下，至于大興部內，雖雨降數次，多者不及二寸，切恐蝗旱反成災沴，民事之急，無重於此。據隨路闕雨去處，合無令有司擇日行雩祭之禮，為民祈穀，其於農政實所先務。據此，合行舉呈。

論倉庫院務官除授事狀

舊例倉庫院務皆係流外官，除授今者一出人情賄賂，其以賄得者取倍常為心，其以情得者務賂遺為事，以致往往失陷贓濫而敗，曾無愧惜。今後合無依舊例，據見勾當人員定立資品，依格遷叙，使人人以功名為心，其弊不革而自去矣。

論監選事狀

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諛應合遷轉官員，如任滿不行遷轉，或遷轉不依格者，委監察糾察，仍令監選。欽奉。如此近委某監選，伏見中書省奏奉到

聖旨中統三年無脚色官員盡行委用，據告叙承襲等事，省劄亦有定例，其一切求仕官員各有自來根

脚及本路總府保申文解所當問者升降不等資品不應遠近失當言出事定皆在擬注之際今者監選止是引驗臨視解由文字中間銓注窠闕是否何由得知若已除人員儻或不應有告言者臨時難以折辯亦恐臺官怪問又知得第一送係監察梁貞監選將解由人員讀視外驗及將擬定窠闕亦令看讀今某監選除請視解由引驗人員外據擬定窠闕不令看讀若不呈覆緣今日格法日新某等監選亦不當守常而不知變至如亡金故事亦是監視注定名數其間公事若有違錯即告監察與之改正又念今日最害事者以情破格以私害公照得欽奉聖旨節諛仍令監選思行選者一選之事豈有知其

前而不知其後合無依第一選通知前後事理以望中間不致違錯據此合行呈覆

論舉官自代事狀

切見內外大小官吏務保祿位鮮有以廉耻自厲者正似傭工計日取直縱有強幹亦為薄俗所移欲求其公勤忠義竭力以報上者不可得已其道正須尚廉耻獎忠勤抑僥倖進恬退如樹私黨取常格叙故舊等事皆宜杜絕今後合無令內外五品以下至七品官比及考滿中間須得保舉所知有才行聲跡顯明者一人以自代令按察司覆察才行確實申臺呈省聞奏如不相應彼此俱罪之其舉官在任內或有故及任滿闕員即令其人補充茲蓋帝舜九官相

讓之法唐朝因之亡金亦常行焉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行之于今何獨不可但二三大臣主之當力耳

論修起居注事狀

宜令學士院修起居注遂旋進讀復置起居舍人即官等官使分掌其事

為恢復連海事狀

專委東路統軍司據元曾攻拔連海將士人員令陳說當間方畧限以年數專為恢復以窺海道入揚州之路

論定興隸屬涿州事狀

切見定興新城爰自亡金係京畿屬邑况根本所在勢無太重合無改正復隸涿州

論服色尚白事狀

國朝服色尚白今後合無令百司品官如遇天壽節及圓坐廳事公會迎拜宣詔所衣裘服一色皓白為正服布告中外使為定制

論百司吏員並懸書袋事狀

在都百司吏人實繁有徒服色既無以別察者又不復知以致往往輕犯禁令今後有無取舊例令吏員等人並懸書袋

論州縣闕解字事狀

州縣見闕解字去處宜官為起蓋使有定所及頒降戒諭聖訓書之屏風使朝夕仰視知所懲勸

論器械有常課事狀

器械貴堅強犀利非限以歲月不能如法西漢至昭
宣帝間兵甲器仗方得精粹合無隨路置局以常課
造作物勒工名以考其利鈍令達魯花亦不妨本職
監視成造每月開申功程次第上半年輸納京都

論褒獎公能廉幹事狀

隨路府官有廉幹政聲自民間達 聖聽者宜降德
音特加旌擢

論密院置學士事狀

樞密院宜取唐故事置學士一員選六十以上通達
古今曉暢軍事及明時務知地理儒者克之以備顧
問叅謀議或有可否許以專達

論今後師出不拘常限事狀

今師出不可以秋冬為期宜出不意使蹂踐田苗不
得耕稼以成彼邊困敝之漸亦克國伐羗李靖破梁
之策也

論州縣檢括僧道事狀

州縣宜檢括出家僧道不上着等人有以妖術扇惑
人眾及造作偽金銀者痛行治罪

論均平秤尺斛斗事狀

書云同律度量衡帝舜所以資治也今民間升斗秤
尺有出入之異往年雖有禁令有司減裂竟莫之行
今後合無製造法物官為印烙頒降州縣一體施行

論軍官以功贖罪事狀

軍官之罪重積如此宜許以邊功自贖以攻城畧地

伐謀用間為上以斬將奪旗為次餘驗所獲首級使相當其冒名影替之數古人所謂使功不如使過是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七

烏臺筆補

彈順天路總管祖世傑不合支俸事狀

照得尚書省劄付節該今後官吏辨證私罪但離本職其祿不給承此今體察到順天總管祖世傑于至元七年二月為道大言語公事尚書刑部勾喚本官前來歸問至當月十七日到部至至元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總行還府有本官却將正二兩月俸秩于本路盡數開支了當事屬違錯合驗曠闕月日於本官處以依數追理施行

論借貸飢民米糧事狀

切見益都淄萊衛潞磁等路農民因連年蝗旱闕

伐謀用間為上以斬將奪旗為次餘驗所獲首級使相當其冒名影替之數古人所謂使功不如使過是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七

烏臺筆補

彈順天路總管祖世傑不合支俸事狀

照得尚書省劄付節該今後官吏辨證私罪但離本職其祿不給承此今體察到順天總管祖世傑于至元七年二月為道大言語公事尚書刑部勾喚本官前來歸問至當月十七日到部至至元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總行還府有本官却將正二兩月俸秩于本路盡數開支了當事屬違錯合驗曠闕月日於本官處以依數追理施行

論借貸飢民米糧事狀

切見益都淄萊衛潞磁等路農民因連年蝗旱闕

乏餽糧自去秋至今春剝食草木至結死中毒病腫
自縊死者幾於累百其壯者迫於饑寒往往去為盜
賊外據現闕食者密州萊陽等處二萬七千餘戶西
京一路三萬餘戶上下累申前後十月纔聞尚書省
將三路飢民分間約量許貸米糧接濟却令今秋還
納而上年以此等事依例催徵欠數叅詳極有未當
者夫張官置吏本以為人至如為郡縣者承流宣化
牧養元元為本主監司者以按治撫察問民疾苦興
利除害為務且救荒守臣職也今坐視民飢大失所
天至於此極不敢權宜畧為營救方循守常例行移
申解經由官府數重至於再三尚不獲請即救其轉
死溝壑之禍誠可痛也又慮任內戶口流散別致漳

虐言安諭隨以鄰佑團結保甲不使東西就食他處
苟延朝夕以致殍餓死亡逃竄如此是上慢下殘而
與有司殺之何異使監司管民等官當位食祿何顏
安處民上而以牧養興除為治哉夫邦以民為本民
以食為天宰相者代天理物下遂其宜者也今民急
如此理合以哀痛為心猶已飢溺開陳事宜作急聞
奏使

朝廷曉然知利害所在大發倉廩寬貸鹽法或停罷
夫役蠲除差稅重加惠恤以賑濟撫養為事庶可以
上副

聖主天地雨露之恩仁民愛物之念不務出此視為
細微方以借貸還官為事所謂聞荒不救見饑不驚

者也兼所謂在糧多有名無實切恐虛行了無所濟且近年以來為百姓貧乏省部雖差官賑濟止是營救一時不見遠有安濟弭靜之方以至於此如西京一路見闕食者三萬餘戶今許借貸米糧倉糧二萬石約戶給七斗家以五口為率日食二小升是僅能支持月餘兼山後地寒霜雪早至設或天災依然二月之外不知復何存活而秋田又無所望此又當慮者照得前宋時每遇水旱飢荒必摘選京朝才幹重臣以體量安撫為職其一切規畫悉以便宜從事如富弼之活青州韓琦之救利益前後所活百有五十萬口足見規為有方雖多益辦况二三萬之衆乎又檢會得金監司條例遇災傷闕食去處有能以物賙

濟困窮與民興利除害者按察司保申

朝廷約量旌賞其或今後遇有此等事理許令守臣從長規畫營救更乞將已借米糧即充賑濟之物外據上年懸欠舊稅截日住徵其於官民兩得便濟某今當去職有見不言實為負責合行一就具陳據乞御史臺照詳

聞奏施行

舉李戶部稱職合特加寵教事狀

切惟財賦天下之大計民部六卿之劇曹昔李唐一代以調度見稱者裴劉二公而已切見戶部尚書李德輝資稟忠純精詳政體夙夜在公克盡所事而又疾邪持正更不敢欺爰自歷職以來實為允稱可

謂蹇蹇匪躬盡瘁於國者也近聞尚書省亦以喉舌得人不少許改充別職誠然照得唐例如裴劉諸人於度支鹽鐵本職上帶中書門下兼同之稱據尚書李德輝官資祿秩理宜特加寵數顯異良能以慰中外之望而當國者且復塞進賢之責矣

烏臺日事

自至元五年冬十一月終至元辛未夏四月

請舉行科舉事狀

切見科舉事理往年翰林院已經具陳中書省乞聞奏定擬頃者尚書省亦下禮部復有講究條目至今未聞施行蓋未有度其事宜而力為言者伏惟朝廷凡有大小勾當

聖意每云尋好人者且好人者大槩解官事識廉耻以公滅私不作過犯之人若科舉事行必須先立學校或人人力學學校者國家之化原人材之大本也但自教育中來人終是通古今解公事知廉耻識忠義鮮過犯如此豈非好人欤由是觀之庠序科舉以之育材取士最為急務理合舉行兼自立銓選以來內外郡官其品從散官俸祿職田子孫蔭序其為寵數亦已不薄至於功能陞賞之科過犯降罰之例又復備具蓋所以磨鈍礪世欲官得其人以之致理故也然取人之道未覩其由應選之人歲有定數謂如目今隨路府州司縣見設正官一千五百餘員聚以中材較之其實良能著稱者少又中間身故老病

因罪黜罷及闕員去處每歲極多據格法之外雖有
適用長材又不敢枉法奏注一人是應選常調之者
不數年所存固無幾矣若科舉取人之法於此不早
詳定是猶工巧者得製錦之方而無錦可製將何以
就裘服之功乎又如儒人戶計委係深通文學者依
例免差若此科不立恐不能鏡別是否使委通文藝
之人終身不被其澤而又無路可進得展實用於明
時誠可惜也以此恭詳科舉為法以之取人實為公
當故歷代因仍雖格制異同終不能少廢此明驗也
鴻惟

太宗合罕皇帝聖模宏遠戊戌年間以程成之法畧
為施行當時翕然向化所得人材不少據設科事理

既係

先朝已行故事理宜追述

聞奏定納奪施行如此則上可以副

聖主求賢致理之心下庶幾多得人材大補銓選內
外百官之用不然人情急於進用勢利所在僥競成
俗若此風一煽治道無由而隆風俗因之而靡尚何
選法之有哉故時政所先莫此為重秉

國鈞者宜深思遠慮預防其將來之弊則天下幸甚

論職官公私有犯不聽收贖皆的決事狀

古者刑不至大夫禮不及庶人兼爵祿者所以待材
能廉耻者所以厲節行此自古之常法蓋斷不可易
者今訪聞得尚書省奏擬到一切內外職官如公私

有犯不聽收贖皆以的決論罪甚非待才能而厲臣
節也如此則是有司教人以頑鈍無耻集詬之節廉
隅不立而當職任者既無貴貴尊尊之義且以官徒
自處苟日計庸而已假如外路一州縣官聽斷民訟
其或無理者必論之使退彼執迷不聽至於再三官
偶以怒詈遣出民必曰汝雖無私罪猶得以辱詈為
公罪是當官者手足無措為小民者恣得羅織矣兼
目今官弱民強例以侵侮把持為事若此法一行官
府決不能立上司亦不復制矣論者必曰相臣得罪
且受杖責此何所措是大不然夫相臣受責出自
人主一時權斷舊例即非永格體制不得引為後例
今欲以的決施之天下必將為常行格法所謂非常

之論民必懼焉恐此言出斷不可訓徒傷天地之
恩為 門

國家歛怨之舉耳據此合行糾呈

論重刑決不待時事狀

切見中統建元詔內一款犯刑至死者如州府審問
獄成便行斷決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贖案
牘繁冗須臾決判萬一差誤人命至重悔將何及
朕實哀矜今後但有死刑仰所在官司推勘得實見
事情始末及斷定招款申宣撫司照詳宣撫司再行
審覆無疑呈省

聞奏待報決斷至今依上施行理實允當此

聖主天地好生之大德雖堯舜無以踰此今訪聞得

朝廷諭尚書省今後合打的便打了者合死的便施
行者省官回奏云以前重刑待報候秋分後斷決為
這般備下多有便似淹禁一般今後至如省部問了
監察重審無冤不待秋分逐旋施行呵怎生
聖旨德道得是一般所聞大槩如此設或在京者能
然外路何以區處卑職恭詳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
變故君子盡心焉謂如明白重刑其正犯干連贓仗
准服追勘審覆結案須經歷官府數重少者不下半
載之上不能一切完備尚慮事情始末恐有差疑人
命至重或致枉錯有傷和氣故舊例重刑不限催舉
待以歲時欲于三覆五奏之間脫有冤誣庶正犯敗
露不致濫及無辜以極哀矜欽恤之意見不嗜於速

殺也至於秋分後行刑蓋自古

帝王體天行道以順四時生殺之理此又大不可悖
也如舊例決不待時蓋所以待惡逆以上罪也今者

將一切常犯死罪者數月之間案牘稍具止令省
部監察審問無冤同惡逆罪犯決不待時雖皇陶在
上保不能曲盡獄情一無冤濫今畧舉近年北京高
幹忽乃塔銀延壽奴將隨逐妻家駝男長壽轉賣上
都民家在後事發到官以殺害駝男自誣又經

中書省審刑官審問無冤至將延壽奴作死罪斷訖
一百七下及將妻高氏離異既而駝男以親書達于
本使乃知本人誣服本道按察司方為改正以此恭
詳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兼法者天下之公並非倉

狎間所可擬議伏惟尚書省總持紀綱號令天下命之安危民賴一言之所繫誠當審量事宜集議允當可為永格者而復更改

聞奏以救既往則天下幸甚據此合行舉呈

高唐州州尹張廷瑞稱職事狀

今體得高唐州州尹張廷瑞自到任以來甫及朞年五事可稱一方受賜蓋其人強幹有為廉能素著凡所興除率先律已如待僚佐以禮束胥吏以法勸課耕桑裁抑游惰宣明教本則首興學廟拯齊羸劣則課習鑿流井井有條吏安民便而又曉暢軍機勇於臨敵向軍虎嘯以肅邊聲今尹齊西號稱治最誠有用之全材一時之良大夫也理宜

聞奏擢置監司不然百里之地不能盡其所長為可惜耳據此合行具呈

請立登聞檢鼓院事狀

切見一等狂妄小民若無冤抑如婚姻田宅戶門等事往往輒便接駕唐突

聖主愛民心切以為事重致使

聖顏未嘗不為之動其唐突者必奉將

勅旨令有司理問然後退去則是

萬乘帝王之尊下行有司之事萬無此理臣下能不駭懼合無建立登聞檢鼓院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冤抑累經訴理未獲辨明或事不機密者許令投進以

聞如此使天下冤抑之情得以上達而
朝廷尊嚴之勢彼狂妄小民亦不能咫尺輕近矣

論立司諫等官事狀

蓋聞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至於
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有諍臣諍友則國安而今名
可保矣况

萬乘之帝王歟伏見

朝廷近年以來雖或事小情有似重者

天威震怒出於一時輒至不測欽惟

聖慈隨復追悔以至有云當問如何無人題奏來所
聞大槩如此今憲臺雖立或有所論執卒不能上達
得聞陳利害於前合無選近侍重臣輔以剛正儒者

使為司諫等官如此則

聖益聖而明益明且免夫既往追惟之悔天下幸甚

論職官子孫試補省臺院部令史狀

照得舊例

皇家總麻以上親及曾任宰執之子聽試尚書省令
譯史

皇家祖免親及宰執孫并弟若三品以上職事官之
子弟及終場舉人聽試臺院令譯史其散官五品以
上職事子孫兄弟皆聽試部令史譯史及任或散官
不及五品曾任五品子孫兄弟皆聽試部令史譯史
通事切見 朝廷近年將大根脚官員子孫分付都
省臺院習學政務此正前代宗室宰執職官試補之

意也至於宗室子孫不敢輕議如宰職職官弟侄理
宜舉行蓋宰執職官子孫弟侄終是有門地大相脚
中出來人其所聞所見無非宦體時務有所顧惜且
不急于財賄此最可取者今後合無酌準上項格例
限以歲月試驗克堪相應之人令於省臺院部與吏
員相叅勻當實為兩有便益且吏員職掌文字皆係
國家庶務刑政機密動關利害自非守慎公幹者鮮
不害事若以宰執職官子孫相叅勻當驗事務輕重
上下分掌使遞互琢磨長短相補持體倚辦各有所
司豈非兩有便益者哉為吏員者漸磨既久務知遠
大聲迹漸好易其鍛煉積習之心為子弟者通曉政
事一適於用革去驕惰侈靡之氣不數年使

朝廷之上備任用者比皆良能公正闕閱素宦之人
將見私已門下僥倖泛濫之弊不革而自去矣

舉都事馬甫并選用儒者事狀

切念臺之為司不同省部職掌上所以肅

朝廷之紀綱下所以正百官之邪僻至於軍民利害
刑政得失皆得糾而繩之故一臺綱領必須擇得其
人使內外官府動或過舉則曰有某人在恐不冝然
可也又古者用人唯出至公雖父子相舉兄弟同臺
官府有舊皆不以為嫌如或不才抑濁揚清正臺司
之職耳切見都事馬甫性詳靜嫻吏事凡所論議務
先大體以儒飾吏者相叅勻當方為允稱不致事務
差謬為外望所易